



麦丁进城

陈仓 / 著

红旗出版社



但是，有什么也不管说
不，你必须把老虎看成是
把小孩看成是病，一个
你只能把我的世界颠倒过来
不可以与你的世界保持一致

麦子进城

陈仓／著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子进城 / 陈仓著. —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051-3382-2

I. ①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1064号

书 名 麦子进城
著 者 陈 仓

出 品 人	高海浩	特约编审	王 昉
总 策 划	袁 敏	责任校对	刘宁宁
总 监 制	徐 澜	书籍设计	张晓飞
责任编辑	陈 桔 赵晓思		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
邮 编 310039 编 辑 部 0571-85310271
E-mail 672329804@qq.com 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(杭州)0571-85310271

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	1/32
字 数	88 千字	印 张 5
版 次	2015 年4 月北京第1 版	2015 年4月杭州第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382-2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目录

兔子皮／1

创作谈：埋在心里的炸弹／75

麦子进城／79

创作谈：保持空白的状态／155

我们把一支枪埋在心里
我们忍受着巨大的压抑
我们不敢对周围放枪
我们怕射中一些目光或一只小鸟
更怕打碎蓝色的玻璃和天空
我们的生活很美
似乎不需要用枪对付
但一些寂静或笑容后边总藏着什么
像一匹野兽在暗暗地伏击我们
我们有一支枪，子弹时时上膛
只能埋在心里
几十年也没有开火
一些水滴，红的，白的
一颗颗落下来，打湿了好多衣襟
我们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
反正绝对不会是我们射出的子弹
子弹绝对没有这么柔软和干净

兔子皮

城里人没听到过枪响

真如老街发生了一起爆炸，那声音隔了三里路都能听到，“轰”的一声。市电视台说，结婚还不到十天的小两口就被炸飞掉了，原因可能是私藏雷管引起的。

上海人不开山，不炸石，不修路，在阅兵仪式上，或者是纪念馆里，是见过好多长枪大炮的，但对雷管是一概不知的，像是只看到过面粉没有见到过小麦是一个道理。所以那年夏天，对于雷管引起的几起爆炸，他们显得十分慌张，好多人见面就问雷管是什么东西，你们谁见过雷管呢？陈元老家在陕西一个叫塔尔坪的村子，大学毕业后跑到了上海，开始在一个跟农村差不多的小镇，几年后调到了一个郊区，一步步爬到了现在的市里，所以他根本不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，对雷管还是挺熟悉的。那个金属的，黄色的，两厘米长的，放在手心沉甸甸的小东西，与子弹很像，但子弹是有头的，雷管却是没有的。这样说吧，子弹如果是一条泥鳅，雷管就是被剥掉头的其中一截。

陈元在上海市区安下的家，便是发生爆炸的真如老街。自从当了市某剧团的副团长，为了迎合自己的身份，怕人家说他不懂业务，每天下午邻居都出门的时候，他便偷偷地潜回家里吊嗓子，他不唱黄梅戏，也不唱京剧，偏偏学了吴言依语的评弹。第一次在真如老街前的广场上亮

相时，他只唱了《杜十娘》中的一句，就把大家给震住了，但他却深藏不露似的，闭口不唱了。

其实，陈元就会这么一句。那一天他正在家里摆弄着一把小三弦，仍然唱着“窈窕风流杜十娘，自怜身落在平康”。听到爆炸的声音，加上电视里的场面，陈元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赶紧钻到床底下，翻起那些箱箱柜柜。评弹本身就是绕来绕去的，陈元一边翻一边唱，一个词就哼了大半天，他不像是折腾一段戏词，倒像是折腾着杜十娘这个女人。

他像掏喜鹊窝似的，小心翼翼。此时正是夏末，累得陈元满头大汗，他干脆脱光了衣服，连裤衩子也脱掉了，一间一间房子地清理，一个一个抽屉地倒腾。把旧衣服，烂鞋子，还有旧书废报纸，统统地搜查了个遍，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。

小老婆提前下班了，看他一边哼着“杜十娘”，一边腾来倒去。问他是不是升官了，又要搬家了？陈元说，升个屁官，我看升天还差不多。

他不想告诉小老婆，自己要找什么。小老婆是地道的城里人，胆子小，做事谨慎，如果让她知道了，她会担心得坐不敢坐、睡不敢睡，恐怕吃饭也不敢张嘴了，最后会被活活地饿死的。小老婆常教导他，人是很脆弱的，菜刀这些东西，尽量少看为妙，看一眼目光也会受伤似的；用牙签剔牙吧，她也要躲得远远的，说是不小心被人撞一

下，牙签插入脑子里，不死人也会变成傻蛋。为了万无一失，她从来不在有人的地方掏耳朵、剪指甲，一切隐患都得降到最低她才安心。她说，就这样还有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，你好心给乞丐施舍十块钱吧，人家就会把你猜想成赚钱不用吆喝的婊子或者贪官，要盯上你了。

小老婆说，那你满屋子折腾啥子呢？

陈元说，我在找徐志摩的诗集呀。

小老婆说，不就在床头柜上吗？你怕是找老情人的信物吧。

陈元停止折磨他的“杜十娘”，责怪小老婆说，看你这醋坛子又上来了。正说着，一只手伸到大衣柜背后，一下子摸到一样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张兔子皮。白色的，摊开了，完全就是一只兔子被活剥了，像是一张不规则的地图。陈元像是掏出一条蛇似的，抖着手甩开了。

小老婆也被吓着了，一抖手，就把手中那条准备做晚饭的活鱼扔了出去，不偏不倚正好扔在陈元旁边，那鱼一蹦一跳，就钻到陈元大腿中间去了，张开嘴巴要咬陈元似的。陈元爬起来，冲进厨房提着菜刀，刀起刀落就把这条鱼一分两段了。小老婆尖叫一声，闭着眼睛蹲到了墙角，等她眼睛再次睁开，发现鱼头已经不见了，鱼尾还在陈元的双腿间轻轻地摇摆着。

小老婆或许是想到了床第之欢，小脸有些红晕地瞥了一眼兔子皮说，哎呀，藏得挺深的嘛。陈元说，不是你买

回来的围脖子吗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家里是不是闹鬼了？小老婆说，别装了！“向兔子学习，向兔子致敬”的风流事，别人不知道是你发明的，我们是一张床上混下来的，还不知道？以为你与女学生只是逢场作戏，原来感情不浅呀。不但向兔子学习了，还拿兔子制成标本做纪念了。

陈元瞪了小老婆一眼，不再说话了。活兔子在野外都很稀奇，动物园里养东北虎养熊黑子，有时候也养几头猪，满足城市人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的好奇心，但是唯独不养兔子。兔子被养在了实验室里，在为人类吃药打针挨刀子。如今在家里莫名其妙地发现一张兔子皮，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。陈元心头有些不祥的预感，把这张兔子皮提起来看了看，然后远远地扔出了窗外。

他一口气也不敢歇了，把整个家翻了个遍，电视柜，冰箱，洗衣机，抽油烟机，连墙角的老鼠洞，也拿着手电筒照过了，却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。

晚上，陈元瞪着一双眼睛，在床上翻来翻去。小老婆贴到他的怀里问，鱼头呢？陈元说，什么鱼头？小老婆说，晚餐用的鱼头呀，怎么不见了？陈元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剁掉鱼头的事情了。小老婆把手伸到陈元的下边说，原来鱼头藏这里了？你是不是想要了？

小老婆说着，就脱了衣服，朝他的身上爬，爬上去后一边起伏，一边大呼小叫起来。陈元则有些心慌，轻轻地

放下小老婆说，还是我来吧。

小老婆说，你从来不在上边的，今天是大冰块子化成小白云了。

陈元说，在底层的日子过够了，想尝尝上等人的活法了。

但是陈元的动作却轻柔得如一团雾一朵云，无论小老婆怎么催他，怎么快马加鞭似的拍打着他的屁股，他都似电影里的慢镜头，骑着一匹小母马，轻放着手中的缰绳，一边让马儿撩几根青草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向前迈起步子。

陈元一直提醒自己，轻一点再轻一点，不然的话就不是高潮了，就是爆炸了，他与小老婆就灰飞烟灭了。家里的电视里还在直播着，那残垣断壁，那血肉模糊，那消防车的尖叫，再加上哭泣声，把陈元带进了恐怖的氛围之中。

陈元没有忍住，第一次早泄了。

原来早泄的感觉，与用雷管放炮时一样，导火索已经点着了，已经冒过黑烟了，人们全捂着耳朵躲开了，但是等了再等却是一个哑炮，预想的飞沙走石与天崩地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，这多么让人沮丧。

陈元想，在那个东西没有找到之前，危险就永远不会消失，在小老婆面前，他就不可能再成男子汉了。

人是最不值钱的泡货

陈元不是找金子、银子，也不是找什么名酒、香烟，他一直在找的是一盒雷管。

第二天，陈元干脆请假在家，背着双手在真如老街光滑油腻的石板路上转来转去，专门回忆这几年交往过的人与事，希望把这盒雷管从生活的记忆中给排查出来。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，而是换上一身绛红色的丝绸唐装，选了一双平底圆口布鞋，一边转一边唱《杜十娘》，只不过不再出声了。他在心里默唱，好处就是不用在乎词儿了。

陈元记得，自己刚毕业那阵子，在一个小镇文化站工作，就是为村民们放放录像、借借武侠书，逢到青年节三八节之类的，就举办个乒乓球比赛什么的。那盒雷管是一个叫罗林的朋友送的，那时他经常来文化站打乒乓球。罗林当初在小镇一家水泥厂，负责石料开采，所以他管着很多很多的雷管。多到什么程度，这样说吧，有个什么喜事之类的，罗林就把雷管用导火索串成一长串，当成鞭炮嘭嘭地放着。最厉害的，是拿雷管编成凉席，天热的时候，铺在床上。

罗林用雷管编成的凉席陈元睡过，身子下边凉丝丝的，而且透风透气，不聚汗。就是有点硬，在上边再铺个毛毯什么的，就十分舒服。陈元那时候年轻气盛，什么都

不怕，什么也不担心，睡在雷管上边，心想哪天一翻身，炸掉了，升天的感觉应该非常奇妙。所以每在上边睡一次，他就做一次春梦，每次春梦见到的，都是当红的大明星，也梦见过林黛玉与花袭人。所以，陈元每隔几天，寂寞无聊了，就去罗林那里睡上一夜。不过也稀奇，这东西夏天垫着挺灵验的，到了春秋冬三个冷兮兮的季节，就屁用也没了，尽成了狗咬蛇缠的噩梦。

有一次陈元过生日，或者是中秋节，陈元记不清了，反正挺高兴的。罗林特地赶来，不但为陈元放了一串雷管，还顺手送了一个金色的盒子给陈元做礼物。陈元发现盒子很漂亮，金色的，以为是首饰什么的，便说，男人之间用得着送这么脂粉气的东西吗？你们企业困难，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，就省着送哪个女人吧。

罗林说，你以为是求婚的戒指呀？我说实话吧，这是一盒子雷管，够雄壮的吧？老实说，我现在穷得叮当响，让我弄几个土豆比较困难，但是弄一盒雷管给你腐败一下，还是挺容易的。你也没有山呀水呀仇人呀什么要炸的，所以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心闷的时候，你就拿到僻静一点的河滩听听响声吧。

陈元明白，之所以要到僻静的河滩上，一是那里人少，飞沙走石不容易伤人；二是万一几个碎石落在水潭里，说不定还能砸死几条倒霉的黄花鱼或者乌龟王八什么的，就可以美餐一顿了。陈元说，这可是爆炸性的礼物，

掏钱也没地方买呀。

陈元其实很喜欢罗林的这个礼物。他觉得在这个世上活着，特别是在官场上混，做什么事情都得忍着，都得闷在心里，不敢大声喊叫。就拿现在这个家来说吧，在家里做个爱偷个情什么的，你窗子关得再好，帘子拉得再严，还照样得咬着牙，把口水吞到肚子里，因为墙壁根本不隔音。万一你失控了嗷嗷几声，第二天早上在院子里碰到邻居了，别人会同情地问，昨晚跟老婆打架了？你只有脸红的份儿。所以，人活着，真像一盒雷管似的，处处得收敛一点儿，稍微不注意就爆炸了；也像在胸口里时时埋着一盒雷管似的，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再小心。

罗林好像在盒子上边还绑着一根红丝带，像模像样地绾了一个蝴蝶结。这样好看的蝴蝶结，陈元一打开就不会再绾了，所以陈元当时没有打开，看看里面有几个，到底是什么颜色，就高兴地藏起来了。开始一阵子，陈元碰到升迁呀买房呀受奖呀什么的，要高兴一下，或者要发泄一下，会想到这个盒子，想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听个响声。每次让陈元纠结的，是罗林送雷管的时候好像没有配好导火索。陈元往往骂一句，这个鸟人，给个后宫三千吧，却不给个鸡巴，让人干着急嘛。

所以陈元慢慢地也就把这盒雷管给忘记了。

陈元后来从一个小镇文化站调到了区委办，给区委书记当了秘书，再从区委办调到上海市某剧团当了今天的副

团长。这其中偷过几次情，换过几个女人，搬过四五次家，认识过一大帮的狐朋狗友，还巴结过无数的领导。陈元拿出一张地图，把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活动线路，用红色箭头标了标，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路程，从农村的某个小镇，直插入了这个城市的心脏。

每次挪窝的时候，最让陈元担心的，不是这地盘上的风流旧账，而是自己从四面八方收罗来的瓶瓶罐罐。这是陈元的爱好，文化人好像都喜欢这样，就是附庸风雅。他的宝贝里边有个铜水壶，是陈氏祖宗从山西大槐树下逃出来时，一路用来烧开水煮茶叶用的，黑不溜秋的，壶底几乎已经烧穿了。还有几件石器，据行家称年代相当久远，极有可能是春申君当年开凿黄浦江时所用的工具，属于这个城市最久远的记忆，价值几何已经无法估算了。有很多海外人士跑来，甚至有一个自称是春申君的后人，要高价收购，陈元都是两个字：没有。所以每次搬家，陈元都会尽最大努力提醒自己，不能把什么给落下了，或者是摔坏了。而且这些宝贝，不是陈元自己从民间淘来的，也不是自己花钱收购的，基本都是托情时别人送的。陈元除了造了个花名册，分门别类地清点一番外，每样东西都用废报纸包起来，这些文物被人看见了也是很危险的。这几年，摔呀偷呀什么危险都想到了，陈元唯独没有注意，罗林送给自己的那盒雷管才是最可怕的，每次搬家的时候都是怎么搬走的。